

# 大家小书

## 史诗《红楼梦》

何其芳 著 王叔晖 图 梁木 编



# 史詩《紅樓夢》

何其芳 著  
王叔暉 圖  
蒙木 編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史诗《红楼梦》 / 何其芳著 ; 王叔晖插图 ; 蒙木  
编选.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9.6

( 大家小书 )

ISBN 978-7-200-14759-9

I. ①史… II. ①何… ②王… ③蒙… III. ①《红楼  
梦》研究 IV. ①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9 ) 第 050763 号

总 策 划 : 安 东 高立志 项目统筹 : 司徒剑萍  
责任编辑 : 侯天保 高立志 责任印制 : 陈冬梅  
装帧设计 : 金 山

· 大家小书 ·

## 史诗《红楼梦》

SHISHI 《HONGLOU MENG》

何其芳 著 王叔晖 图 蒙 木 编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总 发 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插 图 26  
字 数 155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0-14759-9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大家小书



何其芳像



何其芳雕像

# 总 序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

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 温情的批判与诗意的开掘

### ——读何其芳的《红楼梦》研究

蒙 木

胡适、俞平伯研究红楼，负有盛名，且是开山之功，但他们并不认为《红楼梦》是多么伟大的文学作品。其后在北大说红楼的主要是吴组缃（1908—1994）和何其芳（1912—1977），他们都不是以红学家名世的，但他们两位的研究比其他红学家更有学理，他们把《红楼梦》放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的大背景上，从小说构思和人物塑造方面揭示《红楼梦》为什么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是世界文学的珍品。1956年北大邀请吴组缃和何其芳两位先生同时开《红楼梦》研究的选修讲座课程，据北大54级学长张玲老师回忆，两位先生观点相对，的确一时瑜亮，很有从弟子各半的意思。这种打擂式的

热闹让当时无数北大学子为之神往。刘勇强教授说吴先生亲口告诉他：何先生是诗人，有浪漫主义情怀；他自己则是小说家，不认为小说家构思小说会有无缘无故的情节，特别究心曹雪芹为什么会这样写《红楼梦》。他们都注重人物塑造，但何先生在诗的眼光下觉得还是好人多，尤其像薛宝钗；而吴先生则认为薛宝钗特别坏。

也就是1956年下半年，何其芳完成了《论〈红楼梦〉》。

我们注意到1954年3月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发表；9月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发表于山东大学《文史哲》，后又在《文艺报》转载；江青推荐《人民日报》予以转载，邓拓商请周扬、何其芳等人讨论，周扬认为该文“很粗糙”，何其芳评价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10月10日，李希凡、蓝翎又写了《评〈红楼梦研究〉》在《光明日报》发表。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的结尾说：“《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何其芳会上批评李、蓝的两篇文章不过是在讲“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他说：“看李、蓝二位的文章

后，我觉得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批评俞先生的著作这一基本精神我是赞成的，觉得他们的文章抓住了俞先生的许多错误看法，抓住了基本问题。但我当时对他们的两篇文章中的个别论点还有一些怀疑，并且觉得他们引用俞先生的文章有时不照顾全文的意思，有些小缺点。”

10月27日，陆定一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还汇报了近期中宣部组织批判胡适的计划。他说：“计划在最短时间内协同《人民日报》组织若干篇文章（正在写的有何其芳、张天翼等），以进一步批判俞平伯的错误观点。”何其芳正在写的就是《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这篇文章批评俞平伯陷入了繁琐的考据，当然他最成问题的地方是：“俞平伯先生过去用‘自传说’来抹杀了《红楼梦》的价值，现在的‘色空说’和‘微言大义说’却实际上仍然是否定了这部作品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巨大成就的。”他在文章中正面提出：“《红楼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生活的百科全书……完成了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总批判的任务的，它里面的热烈的爱和憎像火种一样在读者心中点燃了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对幸福自由的生活的追求。”最后他强调研究古典文学作品要在占有材料、辨别材料、整理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研究不能只限于考察作者的身世和作品的版本，还必须研究社会的

情况、政治的情况和文化思想的情况。

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郭沫若发表了《三点建议》，说：“这一次的讨论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的思想斗争，是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的继续开展，是适应当前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文化动员。”该讲话原题“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在报送毛泽东时，毛泽东认为：“郭老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换一个。”1954年12月2日下午1时，周扬邀请茅盾、邓拓、胡绳、何其芳等人，在郭沫若住处开了一个小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胡适批判问题的指示。同日下午3时，又在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科学院院部与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称为“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的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会后，正式成立胡适思想批判委员会。周扬再次就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向毛泽东报告。报告说，关于胡适批判成立这个小组，例如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召集人艾思奇；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召集人何其芳；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召集人聂绀弩。胡适思想批判，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造成了极大震撼。吴宓在他的日记中说：“此运动乃毛主席所指示发动，令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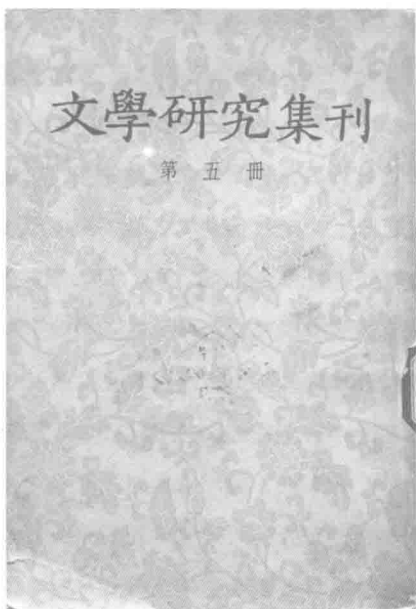
风行，特选取《红楼梦》为题目，以俞平伯为典型，盖文学界、教育界中又一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sup>①</sup>

以上缕述对胡适思想的围剿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为了交代《论〈红楼梦〉》的写作背景。何其芳躬逢其役，并深悉这个部署来自上层。我们由此理解何其芳写作的勇气。他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反对李希凡、蓝翎所谓曹雪芹“基本上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的”，因而《红楼梦》反映了代表那时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市民说”）；他也从学理上明确反对“农民说”，“农民说”认为《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的根本矛盾和根本问题只能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他批评这种盖帽子的风气是牵强附会加上教条主义最后形成的“学术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不克服这种主观主义，我们的学术水平就很难提高。

1957年1月5日，何其芳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作了名为“答关于《红楼梦》的一些问题”的演讲。他在该演讲中仍然延续和坚持了《论〈红楼梦〉》的基本观点，最后提倡读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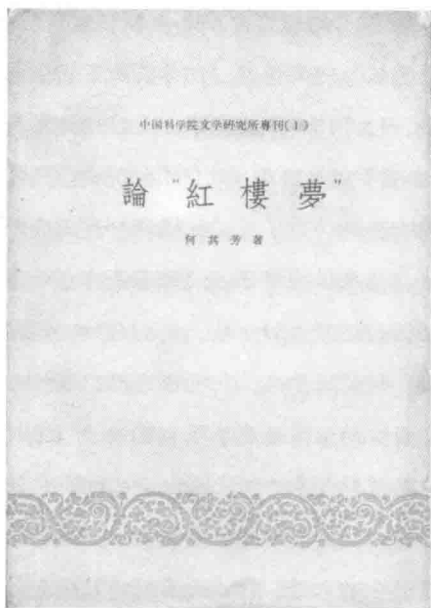
<sup>①</sup> 参考谢泳：《胡适思想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



1957年10月，《文学研究集刊》第五册  
收入了何其芳《论〈红楼梦〉》长文

去熟悉中国的古典作品和外国的第一、二流作家的作品，“不然，我们的理论批评就会永远停留在几条原则上，遇到具体问题就无法解决”。

1958年9月，《论“红楼梦”》作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刊（1）出版，这本书同时包括了何其芳对于屈原、吴敬梓《儒林外史》、李煜词和《琵琶记》的研究，他于8月7日为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刊(1)

《论“红楼梦”》书影

该书写了序言，序言最后部分呼吁健全的认真的学术批评，不要用“作结论”“排斥和打击”“老一点的专家”以及其他用意在于吓唬人的话来阻塞批评。后来毛泽东仔细读过何其芳的这部著作，据说圈画和批注都比较多……

1959年11月，《论〈红楼梦〉》被节要压缩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版《红楼梦》的代序。1962年何其芳和王昆仑一起

奉文化部之命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并于8月草拟《曹雪芹的贡献》一文提纲，10月吸收了胡乔木和周扬的意见，写成初稿，11月15日修改完毕，最后12月发表于《文学评论》第6期。1963年12月29日，时任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应北大团委邀请，作了《〈红楼梦〉和正确对待文学遗产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作家是有意避免人物的‘差不多’的。生活的描写更加细致，更加匀称，超过了其他任何一部古典小说；结构很复杂，但也很完整，浑然天成；情节发展很有波澜；语言的运用也有了很大进步。”他说《红楼梦》的伟大，“它的贡献就在于对上层社会的相当广泛、深刻的批判，就在于它可以说是集封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大成，由之可以认识封建社会的本质，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和贵族地主阶级是应该灭亡的”，“《红楼梦》的民主主义思想，就是一种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的思想”。他还是坚持说：“他只不过是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观点和情绪，自己的部分观点有了变化，说他是代表农民或者代表市民都是不对的。”他强调《红楼梦》“从艺术上看，也是现实主义艺术发展的最高峰”，“《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确是深刻的，人物写得又真实又复杂；但他里面没有革命斗争、革命人民、革命战士吧？”

1966年“文革”伊始，何其芳被撤销职务，抄家批斗，因

为《红楼梦》的研究问题他受到了反复的审问折磨，1968年何其芳被关进牛棚。1972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第三版第九次印刷，删掉了何其芳的代序。李希凡为《红楼梦》新版写了前言，前言将何其芳的“典型共名说”说成是“披着新的外衣”出现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反动观点”。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该序言邮寄何其芳征求意见。何其芳9月14日致人民文学出版社近7000字的长信，对于李希凡的批评进行辩解。这封信，随后又被定性为“文艺界右倾翻案的代表作”，何其芳受到了更多的攻击和批判，这种批判被不断上纲上线，后来“梁效”将之说成为“鼓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搞永恒的爱”的主题”的“修正主义红学”，统治了《红楼梦》研究领域十多年，还利用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演出了一场长达两年之久的复辟闹剧”。1977年何其芳因病逝世。<sup>①</sup>

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何其芳必将因为《论〈红楼梦〉》而不朽。

在《论“红楼梦”》一书的序言中，他说自己1953年打算研究中国文学史，先研究屈原，接着宋玉，后来又研究《诗

---

<sup>①</sup> 参阅董志新、邢志有《何其芳红学年谱》，载《何其芳论红楼梦》，白山出版社2009年4月版。